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412_21(2).0004

汶萊華人宗教社團與文化傳承研究 ——對騰雲殿的考察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a Chinese
Religious Association in Brunei Darussalam: The
Case of Teng Yun Temple*

趙凱莉

ZHAO Kaili**

雲昌耀

HOON Chang-Yau***

關鍵詞：騰雲殿、華人社團、文化傳承、華人寺廟、汶萊

Keywords: Teng Yun Temple, Chinese Associations, Cultural Inheritance,
Chinese Temple, Brunei Darussalam

* 2023年10月18日收稿，2024年4月22日修訂完成，2024年10月7日通過刊登。

** 博士，中國華南師範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博士，汶萊達魯薩蘭汶萊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摘要

汶萊位於婆羅洲西北部，是以伊斯蘭為國教的馬來君主制國家。汶萊華人族群規模較小，華人社團數量較少，文化和宗教空間有限。本文以騰雲殿為例，探討汶萊華人宗教社團如何在當地進行文化傳承，剖析華人社會如何在以伊斯蘭和馬來文化佔據主導地位的文化環境中保存和發展自身文化。除文獻研究外，本文的資料來源還包括對騰雲殿儀式活動的參與式觀察，以及對十三位汶萊華人社團成員和香客的半結構式訪談。作為汶萊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宗教社團，騰雲殿是凝聚族群認同的場所，是中華文化和華人性的標誌。通過打造「象徵」、調適儀式和構建網絡，騰雲殿保存了華人宗教和文化習俗，堅守了中華傳統文化，突出了東南亞華人社團利用族群內部和地方社會協商，以及與中國大陸和區域互動進行文化傳承的路徑。這種文化傳承模式展示了華人社團在保持自身文化認同的同時，如何靈活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

Abstract

Situate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Borneo, Brunei is a Malay monarchy where Islam holds the status of the state religion. Within the country, there exists a small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limited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 along with a few dozens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This paper uses Teng Yun Temple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how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Brunei maintain and preserve their culture in a country dominated by Islam and Malay culture. Besides documentary research, this article draws its data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at Teng Yun Templ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3 members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in Brunei. Among Chinese associations, Teng Yun Temple stands out as the largest and oldest Chinese religious institution in Brunei. It serves as a focal point for preserving ethnic identity and represents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ness in the region. Teng Yun Temple's mission involves the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the creation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adaptation of practi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The case of Teng Yun Temple underscores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y in navigating intra- and inter-ethnic dynamics within their social context. It also illustrates how they sustain their ethnic culture by foste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Chinese communities across the region.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ways in which Chinese Bruneians maintain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while flexibly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external dynamics.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凝練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道德情感和價值取向等，」¹並隨著華人這一載體在全世界廣泛傳播。散居全球的華人在吸收當地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中華文化為內核、外在形式多樣的華人文化。²正如楊宜音所述，文化體現了文化群體對文化價值和理念的選擇。³在大多數聚居地為外來文化或非主流文化的華人文化，也反映了當地華人對附著於個體身份和族群的文化的認同。這種對於文化和族群的認同，成為華人在所在國進行文化傳承的依據。⁴

東南亞的多數華人移民於十七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末離開中國。基於地緣和志願性質，華人社團應時在當地發展起來，以迎合移民社區的需要。如全球華人人人口一樣，要準確估計華人組織的數量十分困難，⁵但這些社團一直在族群內部演變和外部互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華人社團作為互助機構，一直在文化、商業、教育、職業、體育和慈善等領域為社區提供了服務。⁶同時，東南亞各國華人社會在不同程度上仍保留著中華文化的信仰、價值觀、習俗及其外部表達方式，如生活方式、節日習俗、宗教慶典、服飾和飲食習慣等。⁷受國家意識形態、民族宗教傳統、社會文化生態和雙邊關係等因素影響，東南亞各國的華人文化傳承程度參差不齊，華人社團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¹ 趙健、趙焯怡：〈華僑華人傳播中華文化的路徑探析〉，《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22年4月），頁86。

² 吳小安：〈概念脈絡、文化關懷與比較視角：華僑華人研究再梳理〉，收錄於李卓彬主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開館紀念特刊〉，（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頁75-87。

³ 楊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構過程的個案研究〉，《社會學研究》第2期（1999年4月），頁38-52。

⁴ 曾少聰：〈中國海外移民與中華民族認同〉，《民族研究》第4期（2021年8月），頁71-84。

⁵ 詳見朱東芹：〈東南亞華可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收錄於張禹東等主編，《華僑華人藍皮書》（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2012年），頁174-202；Suryadinata Leo,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p. 14.

⁶ 詳見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Colonial Research Studies No. 20)*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7); George William Skinner,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21, No. 1(1959), pp. 136-147; Khun Eng Kuah-Pearce and Evelyn Hu-Dehart,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28.

⁷ 程曉勇：〈中華文化在東南亞華族社會的傳承——特點、推力及其影響〉，《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期（2016年1月），頁44-49。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當地華人社團活動空間更廣泛，文化傳承方式更加多樣。例如，新加坡的宗鄉總會不僅積極推廣華文教育，還整理保存了華人歷史資料和出版了多種文史資料和刊物。⁸馬來西亞詩巫的各鄉屬群體透過推動紀念公園計劃，闡釋和建構各自歷史，使華人的歷史表述和歷史意識形象化。⁹而在泰國和印尼，華人社團文化實踐的內外部限制因素較多，華人文化的傳承面臨不穩定的局面。在泰國勿洞，當地華人和華人社團仍在傳承與堅守具有原生性、根基性，體現祖籍地文化的華人文化。¹⁰在印尼，特別在總統蘇哈托在位時期，政府對華文學校和華文媒體等實行嚴厲的管制，華人社團的存在與發展需要借用一些中華文化元素和形式，如宗教活動等。¹¹在一九九八年改革後，即後蘇哈托時期，華人社團在當地社會重新活躍。但由於大多數印尼華人不會說中文，社團管理層更迭困難和缺乏年輕會員，印尼華人社團在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時面臨諸多問題。¹²這些多樣的文化傳承景觀也說明，華人文化在當地國承繼（中華文化）和異變的發展過程中，會受到華人自身認同變化¹³和族群認同變化¹⁴的影響。同時，基於族群生存策略而不斷調整和轉型的華人社團¹⁵，也為海外華人文化傳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或挑戰。

除了被視為文化傳承工具外，華人社團特別是宗教社團本身也被認為具有文化功能。作為華人信仰表達的場所，宗教社團和寺廟是彰顯華人在地宗教習俗和習慣的文化體。¹⁶具體來說，華人宗教社團的宗教儀式、習俗

⁸ 武文霞：〈新加坡宗鄉總會與華人文化傳承發展〉，《八桂僑刊》第1期（2019年3月），頁39-48。

⁹ 徐雨村：〈文化地景創造與社群歷史意識〉，《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1期（2015年6月），頁63-87。

¹⁰ 鄭一省、龍高雲：〈傳承與堅守：泰國勿洞華人文化探析〉，《民族研究》第2期（2022年4月），頁94-141。

¹¹ 鍾大榮、張禹東：〈東南亞華僑華人宗教的歷史角色與當代價值〉，《宗教學研究》第1期（2011年4月），頁213-217。

¹² 詳見 Chang-Yau Hoon.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¹³ 莊國土：〈關於華人文化的內涵及與族群認同的關係〉，《南洋問題研究》第3期（1999年10月），頁1-6。

¹⁴ 莊國土：〈略論東南亞華族的族群認同及其發展趨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2年6月），頁63-71。

¹⁵ 羅揚：〈「生成」中的融入之道：東埔寨華人社團的組織變革與社會適應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4期（2020年12月），頁40-49。

¹⁶ 葉先秦：〈從「文化識別」的概念反思多元文化主義脈絡下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兼論華人基督徒〉，《台灣東亞學刊》第1期（2024年4月），頁101-138。

活動和節慶等是當地華人宗教文化的表徵，其融合了故土與本土的文化元素。¹⁷而這些公開活動，不僅有利於華人宗教社團的組織發展，也可以增強華人社區成員的文化認同和歸屬感。¹⁸

本文主要關注汶萊達魯薩蘭國（以下簡稱「汶萊」）華人社團的相關情況。通過對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宗教社團——騰雲殿的個案研究，呈現汶萊華人的宗教信仰文化，探討汶萊華人和華人社團如何調適和保存其宗教和文化習俗，以及傳承和堅守中華傳統文化。汶萊位於婆羅洲西北部，是一個以伊斯蘭為國教的馬來君主制國家。全國總人口約四十三萬人，華人佔其中的百分之十，屬於少數民族。汶萊華人大多數信仰中華傳統宗教如佛教和道教，部分華人是基督徒，還有極少數皈依了伊斯蘭教。¹⁹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汶萊的華人社團數量較少，知名度較低。除了饒尚東的《汶萊華族會館史論》²⁰，學術界對汶萊的華人社團的關注較少。本文對汶萊華人社團進行了簡要介紹，結合宗教社團騰雲殿的個案，突出了華人社團在中華文化和華人文化傳承中發揮的作用，為華人社團和華人宗教研究增加了新的材料。除文獻研究外，本文的資料來源包括對騰雲殿儀式活動的參與式觀察，以及對十三位汶萊華人社團成員和香客的半結構式訪談。²¹

壹、汶萊華人社團和騰雲殿

根據中國大陸最早記錄汶萊的《梁書》記載，中國和汶萊關係歷史悠久，可追溯至西元六世紀。²²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約有五百名中國人生

¹⁷ 高靜宜：《吉隆坡廣府與客家民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以廣肇會館與惠州會館為視角》，（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博士學位論文，2019）。

¹⁸ Jean DeBernardi.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¹⁹ Ahmad F Yousif. "Brunei". In John Gordon Melton, Martin Baumann. (eds). 2020. *Religions of the World [6 volumes]: A Comprehensive Encyclopedia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California: ABC-CLIO, pp. 410-412.

²⁰ 饒尚東著：《汶萊華族會館史論》，（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年），頁14。

²¹ 筆者曾於2018年8月至12月對騰雲殿進行了田野考察，內容包括記錄騰雲殿百年慶典儀式、搜集社團文字資料和採訪董事會成員等。2020年之後，筆者零星對騰雲殿董事會部分成員和香客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

²² 周南京著：〈回顧中國與馬來西亞、汶萊文化交流的歷史〉，收錄於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99。

活在汶萊。²³此後，隨著汶萊於一九二九年發現石油，當地華人數量成倍增加。二戰後，汶萊華人口呈指數增長。²⁴從方言使用方式來看，福建話在汶萊華人社會中佔主導地位，其次是客家話、廣東話、福州話和海南話。人數占多數的福建人大都是金門移民，現主要居住在首都汶萊-摩拉區（Brunei-Muara），客家人、廣東人和海南人則多居住在石油重鎮馬來奕縣（Kuala Belait）。²⁵華人族群來源的多樣性，促使汶萊華人建立了不同的地緣、業緣和文化等社團，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目前，汶萊約有四十五個華人社團，大多數由早期移民於二十世紀初期成立。根據饒尚東對汶萊華人社團的分類，可分為六種類型：地域與方言、職業公會、文化與娛樂、福利與互助、宗教和全社區性社團。汶萊廣惠肇公會、汶萊大浦同鄉會、汶萊福建會館等地緣性社團屬於第一類；職業公會包括汶萊建築商公會和馬詩華人機器公會等；與體育、校友會和娛樂相關的有汶萊籃球協會、汶萊留台同學會和汶萊象棋公會；傳統商業社團有斯市中華總商會和馬來奕中華總商會。在傳承和傳播中華文化方面，八所華文學校如汶萊中華中學、都東中華學校等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²⁶此外，隨著中國對汶萊直接投資的激增和兩國「一帶一路」戰略合作的推進，近年來汶萊出現了三個新社團，分別是「汶萊-中國友好協會」、「汶萊-中國一帶一路促進會」和「汶萊中資企業協會」。這些新社團旨在推動汶萊和中國之間的經貿合作、人文互動和文化交流，與中國的聯繫已成為這些新組織出現的驅動力之一。

騰雲殿位於汶萊首都斯裡巴加灣市中心區域，與政府行政機關和場所如汶萊內政部、政府秘書處大樓等相鄰，與汶萊的地標——奧瑪爾·阿裡·賽福鼎清真寺（Majisd Omar' Ali Saifuddin）隔街相望。廟宇前身是建於一

²³ M.S.H McArthur, *Report on Brunei in 1904* (Ohio: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p.120.

²⁴ Debbie G. E. Ho. "Mandarin as Mother Tongue School Language in Brunei Darussalam: A Case Study". Conference using the Mother Tongue as Bridg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Policy, Strategies and Advocacy, 2008, https://www.seameo.org/seameoweb2/images/stories/Projects/2008_MotherTongueBridgeLang/CaseStudy/papers_and_pdf/Brunei_MotherTongue_CaseStudy20jan08.pdf,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2.

²⁵ 江柏煒：〈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家族為主的考察〉，《國史館館刊》第61期（2019年9月），頁117。

²⁶ 潘豔勤、劉雲、黃柯榮：〈中國-汶萊文化交流的歷史與未來〉，《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期（2022年2月），頁87-93。

九一八年的騰雲寺，原址在首都的舊碼頭。騰雲殿是一座包含道教和佛教信仰元素的寺廟，主神是廣澤尊王，為中國福建南安鳳山寺的分香。殿內供奉的神明還包括福德正神、關聖帝君、註生娘娘、田都元帥、哪吒三太子等。根據記載，騰雲寺所在土地由當時的華人領袖拿督天猛公石文熟（Chek Boon Siok）捐贈，建廟資金包括華人殷商對煙草和稻米的徵稅、汶萊商戶和個人以及鄰國馬來西亞納閩島和林夢香客的捐款。最終，騰雲寺的建造共花費約八〇七五美元，寺廟建築非常精美。「屋頂有紅色的琉璃瓦，頂部有錯綜複雜的拱脊……它大約 40 英尺寬，60 英尺深，分為前廳和後廳。」²⁷ 上世紀五十年代，汶萊政府徵用寺廟所在土地用於城市擴建，時任蘇丹捐贈了地皮和四點五萬美元用於寺廟的重建。一九五七年，騰雲寺被拆除。一九六〇年，騰雲殿建造完成，矗立於現址。新殿與舊寺外觀相似，富有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總體為兩進式結構，面積比原來大了幾倍。次年，騰雲殿成立了第一任董事會，主要職責包括為神服務、管理寺廟事務和華人福壽山。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騰雲殿積極支持華文教育，支助華人子女繼續在華校學習。近年來，騰雲殿的主體建築不斷得到修繕，為香客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內外部環境和設施。在文化傳承方面，騰雲殿通過在族群內部和地方社會協商，以及與中國和區域互動，探索出了海外華人社團傳承中華文化的獨特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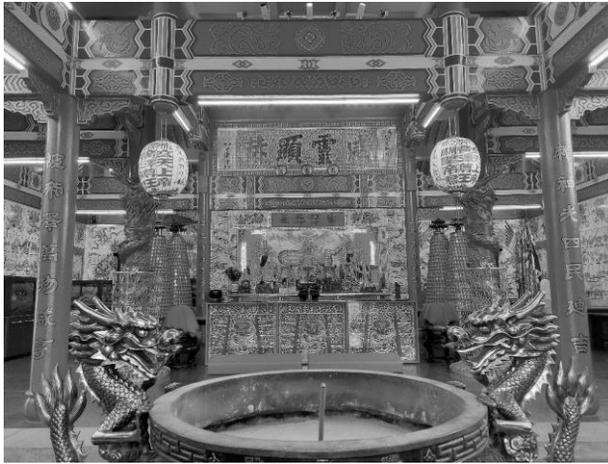
【圖一】 舊時騰雲寺外景²⁸

²⁷ Carrie C Brown, "Notes on the First Chinese Temple of Brunei Town". In Victor. T King, A.V.M. Horton. (eds). 1995. *From Buckfast to Borneo*. England: University of Hull, pp. 397-398.

²⁸ 圖片來源：騰雲殿紀念冊。



【圖二】騰雲殿當代外景²⁹



【圖三】騰雲殿當代內景³⁰

貳、打造「象徵」：華人性場域的敘事

騰雲殿是汶萊華人族群文化遺產的標誌，也是汶萊展示其宗教多樣性和彰顯憲法所載「宗教自由」的證明。自一九八四年汶萊獨立後，馬來伊斯蘭教君主制正式成為國家的治國理念，用於鞏固「一個誕生於佔主導地

²⁹ 圖片來源：第一作者於二〇二二年十一月拍攝。

³⁰ 圖片來源：第一作者於二〇二二年十一月拍攝。

位的馬來文化的唯一國家認同。」³¹這種具有同化主義色彩的國家意識形態給少數族群，特別是非穆斯林，提供了有限的文化和宗教空間。³²即使存在種族和文化多樣性，汶萊並不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³³在此情況下，騰雲殿被華人族群強調為汶萊政府承認的、代表華人性的符號，被解讀為國家關注華人族群和華人文化的特別個案。一方面，騰雲殿透過對外宣傳和公共活動，強調它是汶萊最大、歷史最悠久且合法的華人寺廟。與其他小型寺廟或私人廟宇不同，³⁴騰雲殿是經過政府註冊的華人宗教社團，寺廟的各項活動都經過了汶萊政府批准。另一方面，通過不斷敘述與前任蘇丹的傳奇故事，使騰雲殿成為被國家元首親自承認的華人文化標誌。在汶萊，前任蘇丹奧瑪爾·阿裡·賽福鼎三世為重建寺廟捐贈土地和建設資金的歷史家喻戶曉。此外，華人社群內部也流傳著另外一個故事。二戰期間，汶萊曾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轟炸，前任蘇丹曾藏身和躲避於寺廟內。³⁵不論這個傳聞是否屬實，騰雲殿此前都與汶萊蘇丹和政府存在一些聯繫，印證了寺廟在汶萊社會的特殊存在。這種聯繫也被汶萊政府一直保持，成為國家對華族實行非同化主義的話語之一。

騰雲殿是營造華人族群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的空間，寺廟的宗教實踐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傳統。」³⁶作為華人社區的宗教和文化場所，寺廟以「物」的形式強化著華人屬性，保留著華人認同，是族群凝聚的重要紐帶。³⁷自騰雲殿建成以來，主神廣澤尊王的神誕慶典成為了整個華人社會的傳統文化活動，是鞏固文化認同和創建集體記憶的重要時刻。每年，從農曆八月十五日福德正神的誕辰到八月二十二日廣澤尊王的誕辰，騰雲殿邀請吉

³¹ G Braighlinn, *Ideological Innovation under Monarchy: Aspects of Legitimation Activity in Contemporary Brunei (Volume 9 of Comparative Asian studies)*(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9.

³² Frank Fanslow,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of Anthropology in Brunei".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1(2014), pp. 90-112.

³³ Chang-Yau Hoon and Shawatriqah Sahrifulhafiz, "Negotiating Assimilation and Hybridity: The Identity of Chinese-Malays in Brunei Darussalam,"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17, No. 1(2021), pp. 31-57.

³⁴ 在汶萊，華人社群還有其他幾個小型廟宇，如位於汶萊-摩拉區的鎮南廟和位於馬來奕的白玉堂。這些廟宇是否擁有政府准證，華人社會內部看法不一。

³⁵ 2018年9月28日，與騰雲殿董事和香客的訪談。

³⁶ Herbert J Gans, "Symbolic Ethnicity: 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 No. 1(1979), pp.1-20.

³⁷ 段穎、陳志明：〈跨洋流動、地方適應與中國聯結——模里西斯華人社團與社會探析〉，《海交史研究》第1期（2017年4月），頁92-104。

隆坡、新加坡或臺灣的道士，以及福建翔安歌仔戲團來汶萊舉行儀式和演出，這段時間也被本地華人稱為「大日子」。在此期間，寺廟舉行約十五個公共儀式，包括「上刀梯」和「過平安橋」等。作為華人文化認同與華人意識的表達，傳統活動可以被塑造成加強族群認同的集體記憶。³⁸ 只要支援它的社會一直存在，集體記憶就會獲得滋養、不斷推陳出新，並得以強化和豐富。³⁹ 儘管騰雲殿是由福建移民建立，主神廣澤尊王是福建地方信仰，但董事會從一開始就設置了廣東人和海南人的位置，以避免成為「福建人」的寺廟。在「大日子」期間，來自不同方言群和背景的董事和香客，他們個人、家庭和組織的經歷都轉化為族群的共同記憶，成為凝聚華人社群的文化元素。正如華人香客所描述：

騰雲殿在華人社會中有著崇高的地位，是華人在節慶的時候聚集的地方，像農曆新年和廣澤尊王生日的時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精神寄託。記得小時候，在八月二十二日（廣澤尊王誕辰）的午夜和除夕，寺廟非常熱鬧，人特別多。像我們小孩子，會從各個地方來到寺廟裡玩，因為平時大家不住在一起。到了午夜十二點左右，我們就進去上香。過年的時候，也可以在廟裡看到在國外留學的好朋友。⁴⁰



【圖四】「大日子」期間騰雲殿「過平安橋」儀式⁴¹

³⁸ 童瑩：〈海外華人的公共記憶與族群認同——以印尼馬魯古群島華人為例〉，《東南亞研究》第2期（2018年4月），頁137-151+158。

³⁹ 莫裡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68。

⁴⁰ 2022年5月3日，與騰雲殿香客的訪談。

⁴¹ 圖片來源：第一作者於二〇一八年九月拍攝。



【圖五】 「大日子」期間參加「過平安橋」儀式的印度人⁴²

參、調適儀式：內部互動和外部協商

騰雲殿的發展和儀式實踐與地方社會脈絡息息相關，文化傳承的方式需要組織不斷因地制宜調整，與時俱進改變。從地理位置來看，寺廟處於城市最繁華的商圈之一，靠近馬來社區的活動區域。因臨近交通要道，騰雲殿大多數的公開活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很顯眼的。一直以來，騰雲殿的各項活動都嚴格遵守法律和法規，充分配合和尊重伊斯蘭教文化。與過去相比，寺廟不斷簡化和調整宗教和文化活動，減少了大部分神明誕辰的慶祝活動。例如，寺廟沒有再進行遊街活動，大型慶典只保留了境主廣澤尊王誕辰。根據影像資料記載，騰雲殿最後一次的遊街儀式是在一九八三年。在諸如玄天上帝、註生娘娘和關聖帝君等非主神誕辰時，騰雲殿董事們僅準備青果、發糕和祭品進行早供和晚供。在「大日子」期間，除舞龍舞獅的「點睛」活動外，慶典的所有儀式和表演都在寺廟內部和外院舉行。同時，一些儀式的細節也進行了調整。例如舉行「上刀梯」儀式時，刀梯僅兩三層樓高，以避免超過汶萊國內清真寺的高度。此外，戲曲表演避開了穆斯林的祈禱時間。每逢週四晚上暫停所有活動和戲曲表演（因為星期五是伊斯蘭教的聚禮），日常表演僅在晚上 8 點穆斯林祈禱結束後開始。值得注意的是，汶萊政府在處理與騰雲殿相關事宜的方式一直是微妙和模糊的。這一觀點在汶萊學者 Debbie Ho 和 Hannah Ho 的討論中得到了解釋：華

⁴² 圖片來源：第一作者於二〇一八年九月拍攝。

人文化和傳統在該國沒有得到推廣，但汶萊華人不被禁止去實踐它們。⁴³在中華學校的舞獅舞龍隊來寺廟「點睛」時，表演隊伍會佔據馬路而造成附近交通擁堵。所以，騰雲殿每年會向汶萊內政部和員警局申請，尋求說明管理秩序和臨時封鎖道路。「有幾年，會有 6 名員警出現在附近指揮交通，封鎖了附近兩三個街區。我們也很驚訝，因為我們只需要寺廟前一小塊地方就可以了，不需要這麼多條街。」⁴⁴汶萊政府的配合和協助，也被騰雲殿和汶萊華人理解為政府對華人實踐宗教文化的積極回應。

騰雲殿是華人其他宗教信仰（組織）合法化呈現的場所，推動了華人宗教文化在汶萊的傳承和發展。除了在城市中心區域擁有大型場地外，騰雲殿的宗教和文化實踐規模宏大、公眾參與度高，在本地媒體特別是華文報紙有很高的曝光度。除了本地華人香客外，在汶萊的印度人、中國人、馬來西亞人和印尼人也會參加慶祝活動。因其歷史悠久和中華文化元素豐富，騰雲殿成為了汶萊國際學校和外國遊客參觀的文化景點。這種活躍和高調的社會形象使騰雲殿一直香火鼎盛，使其區別於其它未經過政府註冊、香客人數少和社會知名度低的私人廟宇和小型寺廟。而騰雲殿也為這些小型宗教組織擴展了活動的空間，為其他神明香客提供了實踐個人信仰的場所。在每年「大日子」期間和其他大型神誕活動中，以玄天上帝、哪吒三太子和虎爺公等神明為核心的宗教組織會被邀請進行多項儀式活動，一些家庭廟宇的神龕也被「請」來騰雲殿一起慶祝神誕。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期間，由於政府嚴格限制舉辦公共活動，私人宗教場所和家庭廟宇幾乎停止了所有的儀式活動。這不僅讓許多香客無法拜神和求神，也讓此前依賴小眾信眾的私人寺廟的處境更加艱難。自二〇二〇年開始，騰雲殿對寺廟內部和外部進行了重新裝修，寺廟的信仰變得更加多元化。除了增加新的神明神龕外，如觀音菩薩、姜子牙等，以玄天上帝為主神的真武廟乩童和儀式人員也參與到了騰雲殿的日常管理中。不同類型華人廟宇的聯合和宗教元素的彙集，有利於保持族群內部的和諧與穩定，也為華人宗教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⁴³ Debbie G. E. Ho, Hannah M. Y. Ho,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Voices from Brunei," In Chang-Yau Hoon, Ying-kit Chan. (eds). 2021. *Contesting Chineseness: Ethnicity, Identity, and Nation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pp.149-166.

⁴⁴ 2022 年 1 月 21 日，與騰雲殿董事的訪談。



【圖六】「大日子」期間正在騰雲殿側門等待的華校舞獅隊伍⁴⁵



【圖七】「大日子」期間的迎神活動⁴⁶

肆、構建網路：與中國和區域的跨國聯結

騰雲殿與福建、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戲劇學校和儀式專家保持著頻繁的交流，寺廟和宗教儀式活動的「正宗」在跨國聯繫中得到了確認。作為體現和保存華人性的場所，華人廟宇常常通過跨國交流強調其「文化性」和

⁴⁵ 由香客林豐中先生提供，拍攝於二〇〇二年農曆八月初一。

⁴⁶ 由香客林豐中先生提供，拍攝於二〇〇二年農曆八月初一。

「師出有名」，從而獲取更為深厚的社會資本。⁴⁷在慶典期間，寺廟舉行的儀式和戲曲表演不僅是為了娛神，也為了娛人——香客、捐助者、贊助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騰雲殿多次組織回鳳山寺的進香團，成員既包括騰雲殿董事，也包括善男信女和香客們。在二〇一八年騰雲殿一百年紀念時，寺廟董事會特意號召香客組成祖廟進香團，為主神廣澤尊王「加靈氣」。「進香是對地方崇拜的根廟的朝拜，這樣一種朝聖是為了讓主神重新獲得靈力。」⁴⁸同時，騰雲殿每年在「大日子」慶典都會邀請福建廈門的歌仔戲團來汶萊演出，以答謝神恩和香客。在福建的民間信仰中，地方戲曲歌仔戲和高甲戲，多在廟會、酬神、建醮及神誕等活動演出，與宗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新加坡、吉隆坡和臺灣的道士也在「大日子」期間被邀請來汶萊主持儀式，和華人乩童一起配合酬神。通過與祖廟、祖鄉和區域的互動，騰雲殿作為華人社團和華人寺廟的國際性得到了彰顯。

與中國大陸的聯結成為騰雲殿在汶萊社會的文化資本，有利於保持和堅守華人文化。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沿海省份與東南亞的聯繫逐漸頻繁。伴隨著大批華人回到家鄉或僑鄉，跨國宗教空間因此被創造出來，重新連接著散居者和宗教儀式發源地。⁴⁹對於離散華人來說，華人性是一項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源和民族商品，有利於華人建立和擴展與中國的商業網路。⁵⁰它也可以通過與中國大陸的聯結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從而成為華人在所在國創造文化空間的資本和優勢。在騰雲殿的大型活動中，歷任中國駐汶萊大使都被邀請作為主賓參與寺廟節日和慶典。同時，福建廈門翔安戲曲學校也與騰雲殿保持了十多年的聯繫。二〇〇六年，在該劇團首次赴汶萊演出時，福建政府當時專門派出官員陪同，彰顯對這種跨國聯繫的重視。騰雲殿與福建地方戲團的互動，既得到了福建政府的支援，也得到了汶萊政府的默許。原本是兩個民間團體之間的文

⁴⁷ 陳碧：〈跨廟宇聯誼：文化互動與社會網路——以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 90 周年慶典為例〉，收錄於鄭一省主編《傳承與交融：多維視野下的海外華人与中國僑鄉關係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72-177。

⁴⁸ 王銘銘著：《走在鄉土上：歷史人類學札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97。

⁴⁹ Kenneth Dean, "The Return Visits of Overseas Chinese to Ancestral Villages in Putian, Fujian," In Tim Oakes, Donald S. Sutton. (eds). 2010. *Faiths on Display: Religion, Tourism, and the Chinese Stat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235-264.

⁵⁰ 雲昌耀：〈中國崛起及其對東南亞華人社群的影響：以印尼為例〉，《中國周邊外交學刊》第 2 輯（2017 年），頁 183-199。

化交流，在官方層面的關注下，形成了默契並保持了長期合作。事實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僑務」就被中國大陸提出並一直作為對外工作的指導思想。⁵¹「橋」也被用來形容全世界華人，隱喻其連接所在國和祖鄉的仲介角色。⁵² 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僑鄉，福建省一直關注著海外華人，尤其與東南亞華人的跨國網路。而騰雲殿與福建的跨國聯結，既體現了中國大陸和地方政府對與海外華人文化交流的重視，也說明這種重視可以被在地華人加以利用，成為傳承華人文化和推動中華文化傳播的有效方法。



【圖八】「大日子」期間正在進行儀式實踐的馬來西亞道士⁵³



【圖九】「大日子」期間翔安劇團正在舉行拜神儀式⁵⁴

⁵¹ Hong Liu, Els van Dongen, “China’s Diaspora Policies as a New Mode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2(2016), pp. 805-821.

⁵² Charlotte Setijadi, “‘A beautiful bridge’: Chinese Indonesian associa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strategic identification in a new era of China-Indonesi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102(2016), pp. 822-835.

⁵³ 圖片來源：第一作者於二〇一八年九月拍攝。

⁵⁴ 圖片來源：第一作者於二〇一八年九月拍攝。

伍、結束語

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承和發展，反映了華人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族群認同。在東南亞，華人社團在文化傳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受制於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這些社團的文化實踐仍保留並發揚了中華文化的信仰、習俗和價值觀。他們不僅促進了華人社區的文化認同與歸屬感，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地的文化景觀。

騰雲殿是汶萊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寺廟，保存和承載了華人文化和族群記憶。隨著汶萊獨立和確立了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法律制度，汶萊華人作為在地少數族群，社會生活也發生了變化。作為合法的宗教社團，騰雲殿被打造成華人文化和華人性的「象徵」，是營造華人族群集體記憶和體現國家宗教自由的場域。結合地方社會發展脈絡，騰雲殿的宗教和文化活動不斷進行調整和改變，充分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尊重伊斯蘭教文化，也為華人其他宗教信仰（組織）合法化呈現提供了管道。在與中國大陸和區域的互動中，騰雲殿的「正宗」和國際性得到加強，使其夯實了在當地社會的文化資本，然後被利用和成為傳承華人文化和推動中華文化傳播的有效方法。

引用書目

近人文獻

吳小安 WU, Xiaolan

2014 〈概念脈絡、文化關懷與比較視角：華僑華人研究再梳理〉，收錄於李卓彬主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開館紀念特刊》，（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頁 75-87。

“Conceptual Context, Cultural Concern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 Review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Li Zhuobin (ed.), *Special Issue Commemorating th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History Museum* (Beijing: China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2014), pp. 75-87.

楊宜音 YANG, Yiyin

1999 〈自己人信任建構過程的個案研究〉，《社會學研究》第 2 期（1999 年 4 月），頁 38-52。

“A Case Study of Trust Building Among ‘Our People’”, *Sociological Research*, Issue 2 (April 1999), pp. 38-52.

程曉勇 CHENG, Xiaoyong

2016 〈中華文化在東南亞華族社會的傳承——特點、推力及其影響〉，《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44-49。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characteristics, Drivers, and Influences” *Journal of Guangzhou Socialist College*, Issue 1 (January 2016), pp. 44-49.

武文霞 WU, Wenxia

2019 〈新加坡宗鄉總會與華人文化傳承發展〉，《八桂僑刊》第 1 期（2019 年 3 月），頁 39-48。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Bagui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Issue 1 (March 2019), pp. 39-48.

徐雨村 XU, Yucun

2015 〈文化地景創造與社群歷史意識〉，《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1期（2015年6月），頁63-87。

“Cultural Landscape Creation and Communit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Issue 1 (June 2015), pp. 63-87.

羅楊 LUO, Yang

2020 〈「生成」中的融入之道：柬埔寨華人社團的組織變革與社會適應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4期（2020年12月），頁40-49。

“The Path of Integration in the Ma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Cambodian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ssue 4 (December 2020), pp. 40-49.

葉先秦 IAP, Sian-Chin

2024 〈從「文化識別」的概念反思多元文化主義脈絡下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兼論華人基督徒〉，《台灣東南亞學刊》第1期（2024年4月），頁101-138。

“Reflecting on the Ident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 from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Christians in Malaysi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sue 1 (April 2024), pp. 101-138.

高靜宜 KAO, Ching I

2019 《吉隆坡廣府與客家民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以廣肇會館與惠州會館為視角》，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9月。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and Hakkanese Folklore Culture in Kuala Lumpur: Case Studies on Kwong Siew Association and Fui Chiu Association,” PhD Dissertation,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19.

饒尚東 NIEW, Shong Tong

1991 《汶萊華族會館史論》，（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年），頁14。

A Historical Study of Brunei Chinese Associations (Singapore: Singapor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1991), p. 14.

江柏煒 CHIANG, Bo-wei

2019 〈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家族為主的考察〉，《國史館館刊》第61期（2019年9月），頁117。

“Migration Experience of Brunei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Lieyu’s Families, Quemoy,” *Bulletin of Academia Historica*, Issue 61 (September 2019), p. 117.

潘豔勤、劉雲、黃柯榮 PAN, Yanqin LIU, Yun & HUANG, Kerong

2022 〈中國-汶萊文化交流的歷史與未來〉，《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期（2022年2月），頁87-93。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China-Brunei Cultural Exchange”, *Journal of Guangxi Socialist College*, Issue 1 (February 2022), pp. 87-93.

段穎、陳志明 DUAN, Ying & TAN, Chee-Beng

2017 〈跨洋流動、地方適應與中國聯結——模里西斯華人社團與社會探析〉，《海交史研究》第1期（2017年4月），頁92-104。

“Migration, Local Adapt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China: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uriti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ociations,”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Issue 1 (April 2017), pp. 92-104.

童瑩 TONG, Ying

2018 〈海外華人的公共記憶與族群認同——以印尼馬魯古群島華人為例〉，《東南亞研究》第2期（2018年4月），頁137-151+158。

“Public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Case of Chinese in the Maluku Islands of Indonesia,”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sue 2 (April 2018), pp. 137-

151+158.

莫裡斯·哈布瓦赫 HALBWACHS, Maurice

2002 《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68。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by RAN, Bi & GUO, Jinhu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p. 168.

陳碧 CHEN, Bi

2014 〈跨廟宇聯誼：文化互動與社會網路——以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90周年慶典為例〉，收錄于鄭一省主編《傳承與交融：多維視野下的海外華人與中國僑鄉關係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72-177。

“Inter-temple Fellowship: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 The 9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Singapore’s Jiuchiapachenghuang Temple as an Example,” in Zheng Yisheng (ed.), *Heritage and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Ancestral Hometown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2-177.

王銘銘 WANG, Mingming

2003 《走在鄉土上：歷史人類學札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97。

Walking on the Homeland: Notes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7.

周南京 ZHOU, Nanjing

1987 〈回顧中國與馬來西亞、汶萊文化交流的歷史〉，收錄于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99。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Brunei,” in Zhou Yiliang (ed.),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Zhengzhou: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p. 399.

雲昌耀 HOON, Chang-Yau

2017 〈中國崛起及其對東南亞華人社群的影響：以印尼為例〉，《中國周邊外交學刊》第2輯（2017年），頁183-199。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Indonesia”,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ssue 2 (2017), pp. 183-199.

BRAIGHLINN, G

1992 *Ideological Innovation under Monarchy: Aspects of Legitimation Activity in Contemporary Brunei* (Volume 9 of Comparative Asian studies)(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9.

BROWN, Carrie C

1995 *Notes on the First Chinese Temple of Brunei Town. In Victor. T King, A.V.M. Horton. (eds). 1995. From Buckfast to Borneo. England: University of Hull, pp. 397-398.*

DEAN, Kenneth.

2010 *The Return Visits of Overseas Chinese to Ancestral Villages in Putian, Fujian. In Tim Oakes, Donald S. Sutton. (eds). 2010. Faiths on Display: Religion, Tourism, and the Chinese Stat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235-264.*

DEBERNARDI, Jean

2004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FANSELOW, Frank

2014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of Anthropology in Brunei.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1(2014), pp. 90-112.*

FREEDMAN, Maurice

1957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Colonial Research Studies No. 20)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7)

GANS, Herbert J

- 1979 Symbolic Ethnicity: 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 No. 1(1979), pp.1-20.
- HO, Debbie G. E., & HO, Hannah M. Y.
 2021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Voices from Brunei. In Chang-Yau Hoon, Ying-kit Chan. (eds). 2021. *Contesting Chineseness: Ethnicity, Identity, and Nation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pp.149-166.
- HO, Debbie G. E.
 2008 Mandarin as Mother Tongue School Language in Brunei Darussalam: A Case Study. Conference using the Mother Tongue as Bridg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Policy, Strategies and Advocacy*, 2008, https://www.seameo.org/seameoweb2/images/stories/Projects/2008_MotherTongueBridgeLang/CaseStudy/papers_and_pdf/Brunei_MotherTongue_CaseStudy20jan08.pdf,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2.
- HOON, Chang-Yau., & SAHRIFULHAFIZ, Shawatriqah
 2021 Negotiating Assimilation and Hybridity: The Identity of Chinese-Malays in Brunei Darussalam. *Journal of ChineseOverseas*, Vol. 17, No. 1(2021), pp. 31–57.
- HOON, Chang-Yau
 2008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 KUAH-PEARCE, Khun Eng., & HU-DEHART, Evelyn
 2006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28
- LEO, Suryadinata
 2017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 p. 14.
- LIU, Hong., & VAN DONGEN, Els
 2016 China's Diaspora Policies as a New Mode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2(2016), pp. 805-821.
- MCARTHUR, M.S.H
 1987 *Report on Brunei in 1904* (Ohio: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p.120.

SETIJADI, Charlotte

2016 'A beautiful bridge': Chinese Indonesian associa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strategic identification in a new era of China-Indonesi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102(2016), pp. 822-835.

SKINNER, George William

1959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21, No. 1(1959), pp. 136-147.

YOUSIF, Ahmad F

2020 Brunei. In John Gordon Melton, Martin Baumann. (eds). 2020. *Religions of the World [6 volumes]: A Comprehensive Encyclopedia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California: ABC-CLIO), pp. 410-412.

